

胡文彬著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

在所长的书评中，我曾说：《红楼梦》是“一部不朽名著的女性的文化论稿”。这是对《红楼梦》之新解。这一见解是基于对《红楼梦》之新解。





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

我的研究目的就是愛尋找著書者想說的紅

胡文彬 著



责任编辑：陶 玮 润 农

封面设计：晓 程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

胡文彬 著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电话：010—63017857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36 千字

印张：21.25

印数：0 001 ~ 5 000

书号：ISBN 7-80663-260-3/I·214

定价：40.00 元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当地新华书店缺售者可由本社邮购。

第八章 红楼梦中的“移文”

我们研究就是追寻和感受并与其的《红墙》。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土壤，从而寻找到《红墙》之所以能站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为不朽而名著的独特的文化价值。

反省也是一个痛苦的寻找过程，但那是一件前无古人意义的工作。

正如丁东·弗雷泽所言：“我想我大概还不到底想达到的地步，以至于拿把我的画板擦掉，~~再想~~先想，~~再想~~这是最终的结果。自己一再改变所画的东西，只要记得除了变化，那就再也画不出心领神会的玩意。”

——《素描记》

我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寻找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土壤，从而寻找出《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为不朽名著的独特的文化个性。尽管这是一个艰苦的寻找过程，但却是一件有着巨大意义的工作。

正如 J·G·弗雷泽所说：“我想我大概还不至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会把我在这些难题上的结论看作是最终的结论。我已一再改变我的观点，只要证据有了变化，那么我也就会下决心改变我的观点。”

——作者题记

目 录

绪 论

一、《红楼梦》的文化背景、构成及特点.....	2
二、曹雪芹的家族文化渊源与《红楼梦》	6
三、《红楼梦》文化解读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	17

第一章 《红楼梦》与中国诗性文化（上）

一、《红楼梦》中的诗词概貌.....	24
二、《红楼梦》中的诗社与诗论.....	26
三、《红楼梦》诗性意境的审美作用.....	36

第二章 《红楼梦》与中国诗性文化（下）

一、脂批：《红楼梦》“亦为传诗之意”	49
二、《红楼梦》中的“劣诗”问题.....	52
三、《红楼梦》后 40 回与前 80 回诗词之比较	56
四、《红楼梦》中诗词与曹雪芹诗词风格.....	59

第三章 《红楼梦》与中国戏曲文化

一、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概况	69
二、《红楼梦》中戏曲描写及其特点	76
三、《西厢记》《牡丹亭》与《红楼梦》	81
四、脂砚斋批语中的“妙极之文”	89
五、《红楼梦》戏曲的审美功能	97

第四章 《红楼梦》与中国绘画艺术

一、中国古代绘画与曹雪芹的“善画”	108
二、画在《红楼梦》中	114
三、“红楼”画论由“女儿们”说	122
四、那女孩儿“原来是一幅画儿”	127
五、脂评，用绘画术语评《红》	131

第五章 《红楼梦》与中国园林文化

一、园林艺术对古代小说的渗透与影响	138
二、大观园的景象与曹雪芹的造园理想	144
三、大观园的景象导引与意境创造	150
四、大观园的“原型”与清乾隆的造园之盛	155
五、大观园文化意蕴的思考	
[附录]大观园“原型”说论点摘要	162

第六章 《红楼梦》与中国医药文化（上）

一、三个无药可治的“怪病”	181
二、因情生虑，积虑成疾	188
三、强而不寿与判词的错位	202

第七章 《红楼梦》与中国医药文化（下）

一、薛宝钗的“冷香丸”与元春的“痰厥”	218
二、晴雯之死——“寿夭多因毁谤生”	225
三、形形色色梦与奇奇怪怪病	230
四、福寿双星：贾母与刘姥姥的养生之道	232
五、“行为乖张”“似傻如狂”的贾宝玉	239

第八章 《红楼梦》与中国梦文化

一、引神寓意与借梦开端	249
二、起于梦结于梦与《红楼梦》结构	255
三、梦游太虚与《红楼梦》总纲	258
四、秦可卿托梦与梦的警示功能	266
五、宝黛的情与红楼之梦	272

第九章 《红楼梦》与中国官制文化

一、中国官制与《红楼梦》中的描写	284
二、《红楼梦》官制“半遵古名”	287
三、从世袭、科举到捐纳	293
四、《红楼梦》对封建“官制”的批判	296

第十章 《红楼梦》与中国奴婢制度

一、中国古代的奴婢与蓄奴风习	311
二、《红楼梦》里男仆女奴的来源	314
三、贾府中的特殊奴婢——优伶尼道	321
四、《红楼梦》中的妾媵及其地位	323
五、《红楼梦》中奴婢的命运与反抗	329

第十一章 《红楼梦》与中国避讳制度

一、避讳的历史及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336
二、《红楼梦》避讳的语言艺术	341
三、《红楼梦》抄刻本中避讳的讨论	348
四、《红楼梦》避讳的文化阐释	360

第十二章 《红楼梦》与中国民俗文化

一、中国古代的民俗及其特征	368
二、《红楼梦》中的民俗事象	371
三、《红楼梦》民俗描写的特点	380
四、《红楼梦》民俗事象的审美意蕴	384

第十三章 《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

一、中国姓氏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393
二、《红楼梦》中的姓氏及其隐喻性	395
三、《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	399
四、《红楼梦》主要人物的字号	404
五、《红楼梦》僧尼道士的名号与优伶艺名	408
六、《红楼梦》人物名、字、号的文化意蕴	411

第十四章 《红楼梦》与中外地名文化

一、《红楼梦》地名描写及其特点	416
二、“潢海铁网山”与秦可卿的棺材板	419
三、《红楼梦》里的北京地名	421
四、《红楼梦》里的外国地名	424
五、地名在《红楼梦》中的象征意义	427

第十五章 《红楼梦》与中国服饰文化

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服饰描写及其贡献	433
--------------------------	-----

二、《红楼梦》服饰的描写与特点	441
三、《红楼梦》人物与服饰色彩	448
四、《红楼梦》的“尚红”意识与服饰的多元文化意蕴	461

第十六章 《红楼梦》与中国饮食文化

一、《红楼梦》里的饮食描写与特点	475
二、“红楼饮食”的分类与食养食疗的根据	481
三、“红楼饮食”描写的艺术特点	485
四、“红楼饮食”独特的文化意蕴	488
五、“红楼饮食”描写的审美价值	491

第十七章 《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

一、焙茗：一个与制茶有关的小人物	500
二、《红楼梦》茶名目与烹茶用水	503
三、《红楼梦》中的茶具与茶俗	510
四、《红楼梦》咏茶诗论	517
五、茶在《红楼梦》中的审美功用	521

第十八章 《红楼梦》与中国酒文化

一、酒与中国古代文学	526
二、曹雪芹“好饮”的记载	532
三、酒在《红楼梦》中	540
四、酒文化在《红楼梦》中的审美价值	548

第十九章 《红楼梦》与中国游戏文化

一、中国传统游戏的起源与门类	562
二、《红楼梦》中游戏活动的描写	567

三、《红楼梦》游戏活动的审美价值	570
四、《红楼梦》游戏活动研究的意义	577
 第二十章 《红楼梦》与中国家族文化	
一、中国家族文化的历史研究	583
二、宁荣二府：中国古代家族的缩影	589
三、贾母：母权文化的象征	600
四、富而不教，一代不如一代	607
五、弃林娶薛与贾氏血脉的延续	612
 第二十一章 《红楼梦》与中国礼文化	
一、礼的起源与礼文化的完善	620
二、《红楼梦》中的君臣之礼	625
三、《红楼梦》中的丧葬之礼	630
四、《红楼梦》中的婚嫁之礼	638
五、《红楼梦》中的祭祀之礼	643
六、礼的消解与人性的回归	648
主要参考征引文献目录	655
后记	1

绪论

20世纪30年代初，李辰冬先生在他用法文写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中对《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他说：

文学是社会意识的表现，而社会意识跟社会演变的复杂而也复杂，清朝既包括中国的一切文化阶段，那社会意识自然也包括一切(文化)阶段。《红楼梦》以前，因社会还未演变到这种地步，不能产生《红楼梦》，《红楼梦》以后，不久既受西洋文化的侵入，中国文化势必走向新的路线，也不能再产生《红楼梦》。如果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精神)的代表，赛万提斯是西班牙(精神)的代表，哥德是德意志(精神)的代

表，那么，曹雪芹就是中国（精神）的代表……^①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李先生是说《红楼梦》只能是诞生于 18 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小说，在 18 世纪之前或之后都不具备诞生这部小说的社会土壤。因此，今天我们阅读和研究《红楼梦》，要解得其中味，就不能脱离 18 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意识——即“当时整个文化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失去《红楼梦》诞生的整个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那么，《红楼梦》也就失去了它的时代特征，从而沦为宋元以降的一般言情小说，它自身所具有的典范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曹雪芹身上凝聚着 18 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红楼梦》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

一、《红楼梦》的文化背景、构成及特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曾经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因此对于“文化”这个词汇，中国人并不陌生，而且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周礼》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文化”二字的最早记录。汉朝刘向在《说苑·指武》中也提到了“文化”一词，他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其后梁簷统在注“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时又说：“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②这

① 李辰冬著：《红楼梦研究》，1931 年至 1934 年完成，原为法文，归国后译为中文，1941 年在重庆出版。1958 年 11 月台湾新兴书局初版，附录（一）《与潘重规先生谈红楼梦》、（二）《贾宝玉的精神》。引文见台湾版第 87 页。1999 年 10 月赴台湾参加“《三国演义》文化艺术展”期间，台湾大学化学系刘广定教授从台北市图书馆借出李著影印赠送于我，在此谨致谢忱。

② 参见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版，第 13~14 页。

是中国人的“原始”文化观。近世西方人将“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概念,例如在曹雪芹逝世一百多年后,1871年,英国人类学伟大先驱者E·B·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一切的能力与习惯。”^① 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今天已被学人们普遍认同和引用,也是我们探讨《红楼梦》的文化背景、构成及其特点的理论根据,即:我的研究是采用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

用泰勒的文化定义来追溯18世纪中叶曹雪芹所处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我们发现有三个重要的文化来源和内容是极为值得重视的。

第一,中国数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经过风雕雨刻之后,均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有些领域已开始趋向于成熟与完善。例如,过去对古代文学影响较大的神话传说、诗性文化、宗教文化等之外,中国园林文化中的空间思维、戏曲文化中的艺趣和场景意识,绘画艺术中的画中有诗、千皴万染法等,对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的同化建构和蜕变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② 《红楼梦》能够从《金瓶梅》走向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是与这些方面的文化参与分不开的。特别是戏曲文化和园林文化在小说创作思维方面起到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红楼梦》诞生之前,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互动、撞击,逐渐相互吸纳、融合早已存在,汉、唐、元三代,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碰撞表现得都较为平稳,时间也较为短暂。但是自1644年满族统治者定鼎北京以后,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以满族为代

① 参见《中华文化史·导论》,第16页。

② 参阅吴士余著:《中国小说思维的文化机制》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激荡就表现得较为激烈，以致清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政治的、军事的手段来强制实行。经过大约百年左右的时间的碰撞、磨合，相互吸纳，走向新的融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异质文化的清新、粗犷、淳朴对于经过程朱理学“改造”过的儒家文化中的沉闷保守乃至僵化的教条是一次极大的荡涤，毫无疑问这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改造起到了“洗涤”作用。长期以来，研究家们显然过多地强调乃至夸大了异质文化的“破坏”性和消极面。事实上，多元文化互相碰撞、激荡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和引力场，使某些文化精英的思想被激活，从异质文化中吸取了有益的文化养料，使他们的人生感受和审美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多元文化环境的形成，给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前所未有的条件。因此，我不赞成某些论者将《红楼梦》说成是“满汉文化矛盾”的产物。恰恰相反，《红楼梦》应该是满（确切地说是以满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因为当时还有蒙古族、回族、藏族、锡伯族等民族的文化）汉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这才是正确的结论。

第三，从明代中后期到清初，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发生了两次具有“启蒙”意识的文化思潮。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这两次文化思想“启蒙”思潮未能充分发展下去，夭折了。但是无论从文化史还是从思想史的变革与发展的角度看，都不能忽视、低估它的巨大进步意义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汤显祖的“情与梦”，冯梦龙的“情与识”，李贽的“童心说”及袁宏道、顾炎武等思想家崇尚真情与个性解放，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无情鞭挞科举制度等进步思想和主张影响了中国数代知识分子。^① 从小说戏曲的发展史看，没有汤显祖的“情与梦”、冯梦龙的“情与识”，就没有曹雪芹的“情

^① 参阅朱义禄著：《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邹元江著：《汤显祖的情与梦》，南京出版社1998年7月版；左东岭著：《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

与悟”；没有李贽的“童心说”与李贽反世俗的激愤斗争，就没有“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世人诽谤”的贾宝玉形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贾宝玉是李贽的“再世”，是李贽形象的又一写照。曹雪芹反叛传统的思想倾向，正是从他的前辈思想家们那里得到的，他的家世变故，冷暖人间，只是使他的思想张力和创造力得到了一种强化而已。曹雪芹的思想植根于17~18世纪初的两次启蒙思潮，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长期研究中只注意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侧重在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许多评论家们明显地忽略了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所造就的一大批社会思想文化精英的超前思想意识及其在思想文化界所产生的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布克哈特在《意大利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把人文主义者看成是沟通古今的桥梁，认为他们是一种新型人物，是和中世纪文化进行坚决斗争的战士。西方中世纪文化是一种教会提倡的、掌握在教士手中的文化。在中国，这种沟通古今的桥梁的新型人物出现在晚明与清初时期。他们与之斗争的对象是已经腐朽僵死的标有“程朱理学”字样的儒家文化。这是一种变了味、乃至变了质的“儒家文化”，实质上蜕变成“儒教”文化，儒士们形同西方的教士，宣扬的文化精神已经背离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原道。曹雪芹无疑是这支新型人物队伍中的一员猛将，他所利用的是当时深受大众喜爱和欢迎的白话小说作为载体和“中世纪文化进行坚决斗争”。传统的、陈腐的儒家观念始终把“小说”视为“经”学以外的小道末技，不能登上大雅之堂。他们戴着有色的近视镜，无法看到《红楼梦》一书反理学、反传统的深刻思想本质和蕴含丰富的新思想的巨大威力。这才是一个真正彻头彻尾的大悲剧！

余英时先生说过：“文化不是挂在嘴上的空洞口号，而是体现在